

妈妈，您和阿姨们何时能回家？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按：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妇女马春利，以前身体几近瘫痪，在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仅能站起来了，还能做些轻微劳动，她与儿子赵鑫相依为命，经常靠亲友接济。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马春利被佳东派出所绑架并非法劳教二年。在这期间，马春利的朋友、法轮功学员佟雅琴，赵桂英等人陪同马春利的未成年儿子去佳东派出所要人，却遭强制扣押和毒打；其中佟雅琴已经被非法劳教一年。法轮功学员赵桂英、孙丽彬、芦志英和张淑英已被劫持到佳木斯看守所关押迫害。据悉，马春利目前被迫害的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

以下是赵鑫的记述：

我叫赵鑫，今年十八岁。我已经整夜难眠有些天了，因为实在是无法抑制自己内心难以名状的焦虑，还有愤怒的无奈。面对目前进退维谷的可怕处境，究竟应该选择哪条路来走，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大难题，心中充满了迷惘。最后，我决定写出此文，期盼着好心的叔叔阿姨能给予我援助，度过这一难关。

我是个很不幸的孩子。七岁的时候，我的爸爸和妈妈就因为感情不和而各奔东西了。和爸爸分手后，身心满是伤痛的妈妈独自一人带着我，过着清贫凄苦的生活。那时，因为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妈妈一个人的肩上，她每天既要照顾我，又要出去拼命赚钱。婚姻的不幸、病痛的折磨、生活的艰辛，很少能见到妈妈有快乐的心情。加上年幼的我不谙世事，很难懂得妈妈一个人将我带大的艰难，常常因为我的淘气或学习成绩不好，令妈妈感到生气甚至失望。那时只知道妈妈的脾气不好，一有不顺心的事，我似乎就成了她的出气筒。记得有一次，妈妈打我时把皮带都给打断了。那时的我，心里期盼着自己快些长大，好尽早离开这个充满不幸的家，能过上独立的生活，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我十三岁以后，在读初中之前的那几年，妈妈的病越发重了，后来几乎是卧床不起。看着病床上痛苦不堪的妈妈，再看看这个难以维生的家，我变的越来越内向，内心的郁闷积存的也越来越深。回到家，常常一个人为此在被窝里默默地流泪。后来有一天，和妈妈非常要好的一位阿姨给妈妈送来了一本书，告诉她这是一本教人炼功的书，而且只要按照这本书去学就能好病。我一看，原来是一本法轮功的书。我当时非常地生气，也非常害怕。因为学校曾多次组织我们看电视、搞签名，课本上也说这个功是“×教”。我也非常担心妈妈要是炼了这个功，可能随时都会被人抓走，到时留下孤苦伶仃的我将怎么生活。可面对当时那种

处境下的妈妈，我又不能也不敢去阻拦她什么，心中只是又添了一份沉重，那就是深深的忧虑与牵挂。每天和妈妈在一起时，我也都在留心观察着妈妈的变化。

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惊奇地发现，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好了。同时令我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妈妈的脾气也变得好起来了。很多在我做不好的时候，妈妈不但没有打我，还能耐心的给我讲道理，使我明白了应该怎样去做。看着妈妈的身心变化，特别是我很少再挨她的打了，心里真还挺欣慰的。后来，妈妈变得越来越和善，也越来越为别人着想了。为了供我上学，妈妈租不起楼房，就租了一间青年公寓（集体宿舍）。妈妈找了两份工作来做，其中的一份就是为我们所租住楼区的楼道和公用厕所打扫卫生。虽然每月只给三百元钱，妈妈却也做的尽心尽力。她很愿意帮助别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邻居们也都很喜欢她。（所以当妈妈被抓后，邻居们都去派出所证实妈妈是个好人。）从那时起，对妈妈所修炼的法轮功，我才算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妈妈学了法轮功之后，也曾告诉我怎么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那时我还只是表面上应承着妈妈，其实并没往心里去。但在不知不觉中，“真、善、忍”的力量还真起了作用。记得升入高中之后，班里有一个男同学很调皮，总是欺负我，我就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说了这事。有一天，十几个为此打抱不平的同学和我约定好，当天放学后，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同学还告诉我，只要我去踹他一脚，就可以完事了，剩下的事由他们来摆平。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妈妈叮嘱过的“真、善、忍”，于是就将此事忍了下来。事后我很庆幸，那天要不是忍住了，可能将会出大事了。

正当我们家逐渐重现生机的时候，没想到厄运却又悄然降临了。一天，当我放学回来，只见家里一片狼藉，妈妈正躺在床上喘着粗气。我焦急的问妈妈究竟出了什么事，妈妈无力的告诉我，佳东派出所无故将她绑架到了派出所，后来那些警察因为抄家和搜身没有翻到一分钱，就骂她是穷鬼。再后来，他们一看妈妈的心脏病犯了，就将她拖拽到马路上不管了。最后还是遇上了一位好心人，给妈妈打了一辆出租车送回了家。当时幼稚的我，执拗的认定妈妈说的不是真话，因为我感到这世上不可能会有如此蹊跷而又不公的事。一气之下，我去了网吧，一夜未归。后来，我才渐渐得知原来妈妈说的都是真话。

可不幸的是，令我担心的事后来还是发生了。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上午十点左右，佳东派出所包片

民警孙雷和另外两名警察来到我家，未出示搜查证、没有任何见证人在场，就抄走了我家的电脑主机，还有妈妈学习的法轮功书籍和一些物品，并以此为由，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就把妈妈绑架了佳木斯看守所。后来，连一次提审都没进行，也没通知任何人，没有任何合法的手续，妈妈就被送到哈尔滨戒毒所非法劳教两年。妈妈已被送走的消息，还是妈妈的朋友去看看守所给她存东西时，那里的人告诉他们的。

妈妈被抓走的第二天，妈妈的朋友佟雅琴阿姨和我家邻居一起来到佳东派出所，想问明妈妈被抓的原委，希望能让无辜的妈妈平安回家。不料也修炼法轮功的佟阿姨不知哪句话触怒了佳东派出所所长冯凯东，最后佟阿姨也被他扣押在派出所。后来听说，佟阿姨也被送到哈尔滨戒毒所劳教一年。

家在外地的大姨知道此事后，心急如焚的来到佳木斯去派出所询问妈妈的情况，冯凯东却扬言要把我大姨也一起抓走。虽然我不很懂法律，但也不至于弄不懂国家的法律怎么成了他们家的了呢？他怎么能有这么大的特权，想抓谁就抓谁呢？为此事，我还咨询了律师。律师说，我们得有妈妈被劳教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而且是一式六份，本人和家属必须得给一份。他们让我去派出所去要，可我每次去，冯凯东不是威胁恐吓，就是欺骗推诿。他一会儿告诉我说：“你没有权利看，得律师能有权利看。”有时又说，“劳动教养决定书”已送到哈尔滨戒毒所去了得签完字返回来才能给我。

前几天，我接到了哈尔滨戒毒所的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我妈妈旧病复发，现在已经瘫痪了，让找当地派出所来人接。尽管我发自内心的不愿意再去面对佳东派出所的警察，但为了妈妈，我还是去了。可他们一听却说，他们没有接到通知，对我又是一顿训斥。那几天，我痛苦到了极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关心妈妈的阿姨们希望我能再去找一找冯凯东，因为妈妈的身体状况实在很差，再说我这个年龄的孩子正应该学点生存的本领，辍学在家没人管也不行。看我实在不愿面对说出那么难听的话和蛮横无理的态度警察，有的阿姨要陪我同去，开始时我不同意，因为我很担心，他们那么不讲理，妈妈没有回来，好心的佟阿姨也被牵连进去了，这些阿姨要再遭迫害可怎么办。阿姨们告诉我，警察也是人，大家和他们讲一讲我们家的情况，这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这样，我勉强同意了。

六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在赵桂英阿姨的陪同下来到佳东派出所，冯凯东一见我们就推说上午有事，让下午二点再来。下午，赵阿姨与我如约准时来到佳东派出所。一开始，我们向所长冯凯东叙述了我和母亲现在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希望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所长冯凯东一直没有说话，只是想尽办法岔开话题。后来警察郑庆成一进来就对我们出言不逊，并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不归他们解决，应该去找市政法委。我们心平气和的告诉他，抓捕我母亲本身就是违法的，但

他却对我们破口大骂，并告诉我们爱到哪儿告到哪儿告去。不一会儿，警察陆景龙也进来了，他根本就不问明情况，上来就对我们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

虽然这些警察对我们的态度异常尖刻，可我们还是很有耐心的跟他们讲着事实真相。由于冯凯东迟迟不给我们答复，四十分钟后，等在外面的芦志英、孙丽彬、和张淑英阿姨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就先后进入派出所，想来帮助说明一下情况。可郑庆成一见她们却说，你们这哪是来要人的，你们这一瞅就是来游行示威的。而后冯凯东就到走廊打了个电话。我们看不能解决问题，起身准备离开这里。陆景龙看我们要走就说，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了，我们肯定会给你们一个交待的。我们看出警察有抓人的动机，就往楼下走。警察一看我们要走，就抢先跑到楼下。这时，我们发现楼下的铁门早已锁上，根本就走不出去了，原来他们早就做好了抓人的准备。郑庆成一把抓孙丽彬阿姨，用力的往墙上撞，其他警察恶狠狠的将我们推到所长办公室中，强迫我们坐下，但我没有配合他们，他们蜂拥而上将我按在沙发上，强迫我坐下，我又站起来。陆景龙和刘德慧气急败坏的对我不大打出手，强行把我又按在了沙发上，我的脖子被打出了两条很深的血印。我看到一位阿姨去上厕所打电话，也被警察从里面给抓了出来。

不久东风分局的警察也来了，他们在门口看了我们一眼。过了一会儿，孙雷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把门锁上，把我“教育”了一番。在谈话中，我听到警察打骂的声音，还听到两位阿姨一边砸墙，一边大喊：救命啊，警察打人了！过了一会儿，冯凯东叫孙雷出去了，我坐在办公室中听到隔壁有位阿姨被打的呕吐了，心里特别难受，却没有办法去帮她。后来，我跑出了派出所，可赵桂英、孙丽彬、芦志英和张淑英阿姨现在都被关押在佳木斯看守所。

目前，我已失去了惟一可以依存的妈妈、失去了苦难中几位热心相助的阿姨、失去了仅有的生活来源每天生存在极度的恐惧、思念和无望中。请好心人伸出你们的正义之手，救救我的好妈妈吧，让和我妈妈一样无辜的阿姨们早日回到他们亲人的身边，早日回到自己的家吧！我和他们的孩子多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呀！我会记住在磨难中人们所给予的帮助，以后，我将会尽全力去报答。我也坚信，等到法轮功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你们的善举都会被记载在史册上，为此你们的未来也将充满光明与希望。妈妈虽然还没有回家，但是你们的正义已给了我力量，激励着我要用自己真诚的声音、不停的脚步、坚强的毅力去唤醒更多的正义和良知，要回我的好妈妈和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些好心阿姨！

